哲学研究

“不拘”与“纵情”

——论《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对邓豁渠形象的建构

李一禾　张如安

［摘　要］　通过对比《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邓豁渠传记与《南询录》《里中三异传》等内容,可以发现黄宗羲在编写《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邓豁渠传记部分时,对邓豁渠的事迹和思想做出了一定的删改与整理。包括摘取邓豁渠与其师赵大洲因思想分歧而不再相见的文献,却不选择《白苏斋类集》中邓豁渠与赵大洲是因与学术无关之事而交恶的说法等,同时黄宗羲也在参考邓豁渠的自传《南询录》的同时在文字上做出了许多带有用意的删改。黄宗羲特地将不受时人重视的邓豁渠放入泰州学案,为其做传、点评,他所塑造的一个“只主见性,不拘戒律”“纵情”的邓豁渠形象,暗含了黄宗羲对于邓豁渠以及泰州学派的态度,即认为他们不是阳明的正统继承者,也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的偏误不需要阳明学人来解释、负责。

［关键词］　明儒学案;黄宗羲;邓豁渠

邓豁渠,名鹤,号太湖,四川内江人,曾师从赵贞吉,为阳明学传人之一。黄宗羲在自己编撰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中将邓豁渠列于泰州学派,通过介绍其生平、思想并加以点评,呈现了一个“纵情”的邓豁渠,①对后世了解邓豁渠无疑具有一定导向作用。

学界现今对邓豁渠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日本学者借助内阁文库版《南询录》较早开始关注邓豁渠,岛田虔次征引丰富的资料梳理其生平,并评价邓豁渠为“朴素的、有些内省式味道的求道人物”;②相较岛田虔次对邓豁渠生平的重视,荒木见悟更关注邓豁渠的思想,他将邓豁渠置于明末的思想背景之中分析其意义,认为邓豁渠的出现正值“性命一致和性命双修对立之背景里,有着复杂的三教混融之风潮”。③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厘清其思想内涵。王杰细致考察了明末社会与思潮,认为邓豁渠求道不满足于“良知”之学更在于“了生死,求解脱”,并指出邓豁渠离经叛道、不事家庭的行为与话语让今人能够“从不同侧面了解明末话语空间,以及另类明末知识分子生活”;④邓

李一禾,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杭州 310018);张如安,宁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宁波 315211)。本文系 2019 年度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文献整理与研究”(Y201942570)的研究成果。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706 页。

②[日]岛田虔次:《异人邓豁渠略传》,邓红:《〈南询录〉校注》,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9—139 页。

③[日]荒木见悟:《邓豁渠的出现及其背景》,邓红:《〈南询录〉校注》,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40—165 页。

④王杰:《邓豁渠的研究——以〈南询录〉为中心》,杜丽燕:《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 7 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7—40 页。

红更为系统地梳理邓豁渠的思想脉络并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从一开始的性命分离发展到最终,达到三教合一的境界,[①]同时邓红还针对《南询录》中佛教语“机”字的使用进行了一些讨论。[②] 本文则意在指出,《明儒学案》邓豁渠传记中的事迹和思想与《南询录》等文本显然有所出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做出了哪些删改,这些删改是否会影响学案对邓豁渠的呈现,本文将通过对比《明儒学案》(以下简称“学案”)邓豁渠传记与《南询录》《里中三异传》等文本内容,来分析黄宗羲构建的邓豁渠形象特点。

本文采用的《明儒学案》为中华书局点校版,主要以乾隆二老阁版为底本。用来对比校勘的《南询录》为万历二十七年刊本,现存日本内阁文库,邓红以其为底本整理成《〈南询录〉校注》,2008 年由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里中三异传》为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选录的万历二十六年刻本,《〈南询录〉校注》也有收录,本文即以该书为参考。

一、《明儒学案》对邓豁渠生平的介绍

黄宗羲在为明儒立传时参考了许多明人文献,面对文献彼此不符的情况时,黄宗羲做了选取,从而构建了一位黄宗羲想要呈现给后人的明儒形象。

传记第一部分介绍邓豁渠生平——早年拜赵大洲为师,为求学而弃家出游,但觉“性命之学”难以成就,遂遁入空门。学案中邓豁渠与赵大洲因思想有所分歧而不再相见等事迹,与耿定向所作《里中三异传》如出一辙。《里中三异传》关于邓豁渠早年求学的内容如下:

初闻里中大洲先生谈学,心厌之。已,渐有入,则时时从之游,即大洲家,众峻拒之,勿为阻。其家故去邑城三里地,而近居,尝寓一萧寺中,时来往邑城,就大洲问学道。经家门,过不入,儿女子或见,邀之,牵裾呱呱啼,勿顾也。时父年七十余在堂,室有女逾笄未嫁,又有祖丧未举,皆不顾。一旦髡发出游方外,父寻丧,亦不奔。[③]

且《里中三异传》也曾被黄宗羲收入他自己编纂的《明文海》中,[④]可见黄宗羲此处应参考了耿定向的文字。行文上与《里中三异传》不同的是,学案省去了邓豁渠跟随赵大洲学道时,过家门而不入、落发后不奔父丧等琐事细节,而是通过邓豁渠四处交游求道的经历来表述他对追求真理的执着,行文简练自然,对邓豁渠的态度较之耿定向更为中立。

学案中邓豁渠与赵大洲早年来往的事迹则参考了李贽的《南询录叙》:

此其负也,其倔强也如此。其尤可笑者:赵老以内翰而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上人以诸生而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彼此一间耳,朝夕声相闻。[⑤]

学案的书写极为相似:

赵大洲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渠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朝夕声相闻,未尝过而问焉。[⑥]

与耿定向态度截然相反的是,李贽为邓豁渠辩护,以邓豁渠为赵大洲的继承者为由。[⑦] 可知黄宗羲参考了不同立场的前人的记述,并非偏向一家之言。但由于《南询录叙》关于邓豁渠生平的记述不多,所以《明儒学案》中记录的事迹主要仍参考《里中三异传》。

---

①邓红:《试论邓豁渠的思想倾向》,《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5 期。
②邓红:《浅析〈南询录〉的佛教机性论》,郭齐勇:《阳明学研究》(创刊号),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71—183 页。
③耿定向:《里中三异传》,邓红:《〈南询录〉校注》,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7—88 页。
④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清涵芬楼钞本,合肥:黄山书社,2008 年,第 21—33 页。
⑤李贽:《续焚书》(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63 页。
⑥黄宗羲:《明儒学案》,第 705 页。
⑦李贽:《续焚书》(卷二),第 28 页:“龙溪之后当何人以续龙溪先生耳。若赵老则只有邓和尚一人。”

《里中三异传》是耿定向为何心隐、邓豁渠、方湛一三人所立的传记，意在表达对三人的“怛然内疚”之情，以警醒后人。① 可以看出耿定向不支持邓豁渠的行事为人，也因此他为邓豁渠立传时，极尽描写他的不近人情、放浪形骸。如邓豁渠与赵大洲相遇卫辉又不合而散一事：

适大洲起官过卫辉，渠出郊迎。大洲遥望，见惊异，已识之，下舆把手，徒行十数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且泣且痛自悔责，曰：“误子者，余也。余学往见过高，致子于此，吾罪业重矣。向以子为死，堕此大罪恶为不可改，今子幸尚在，可亟归庐而父墓侧终身，以补前愆，吾割田租百石赡子。”即作券给之。于时中州数孝廉来就大洲问学，大洲令邓与答问。大洲聆已，大恚曰：“吾藉是试子近诣如何，时聆子言论，乃荒谬一至是耶？夫以颜子之质，其学惟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如此奈何为此虚罔语，误己误人耶？”重叹息而去。②

耿定向借赵大洲之口批其思想“虚罔”，并在此处着重刻画赵大洲，塑造其为人师表的严慈形象，与身为传记主角的邓豁渠形成对比，下文“大洲拒不容见”的原因也指向了二人思想上的不合。

学案在赵大洲拒见邓豁渠这一事件上的处理基本与《里中三异传》无异，仅作了一些使行文更为精简的调整，如省去大洲拒不相见后又心生不忍等细节：

时有来大洲问学者，大洲令渠答之。大洲听其议论，大恚曰：“吾藉是以试子近诣，乃荒谬至此。”大洲入京，渠复游齐、鲁间，初无归志。大洲入相，乃来京候谒，大洲拒不见，属宦蜀者携之归，至涿州，死野寺中。③

但在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中，大洲不见邓豁渠的原因则有另一番说法：

会邓终日出游，石阳以官舍出入不便止之。邓大怒，出大洲纸付石阳，忿然去，自是绝无消息矣。后大洲归，道出保定，而邓亦在焉，遣信闻于大洲。大洲怒，不与相见。④

袁宗道并没有提及赵大洲令邓豁渠答中州数孝廉的事情，只是记载因一些与学术思想无关的事情，而有了拒见之事。袁宗道身为当时盛流，他的《答陶石篑》一文就被收入《明文海》，⑤黄宗羲对其应当并不陌生，且有很大几率读过《白苏斋类集》中的邓豁渠传记。但黄宗羲在此事的记录上仍采取耿定向的说法，不管是否刻意，都使《明儒学案》中的邓豁渠染上更多叛离名教的色彩，也起到了强调邓豁渠与师承徐波石的赵大洲思想不一的效果，为下文质疑其学说与阳明学的关联埋下伏笔。

除此之外，袁宗道关于邓豁渠死亡的记述为“邓卒客死保定人家”，⑥而《里中三异传》中则是：

仕宦者携至涿州，渠病作，而仕宦者急于赴任，弃之去，竟死野寺中，无所殡云。余过涿，令人访其遗骸，不可得矣。⑦

黄宗羲采用了《里中三异传》的说法，只是省去了仕宦者弃邓而去、无人送葬、遗骸不得等细节，仅说赵大洲嘱咐人带邓豁渠回来，至涿州，邓豁渠死于野寺之中。这一颇为凄凉的结果似乎也暗含了黄宗羲心中所认为的历史对于邓豁渠的评判，但比起耿定向笔下无人收尸的凄惨结局，学案中的简略书写又更为平和。

总的来说，学案所建构的邓豁渠形象一生都忙于奔波访问，黄宗羲在生平记述上主要采用耿定向的说法，以赵大洲怜惜学生的形象与邓豁渠的弃家纵情作对比，其戏剧性的人生结局正是黄宗羲对其终不得道的一生的定义。虽较之耿定向，黄宗羲的态度更为中性，但学案中的邓豁渠总体而言

---

①耿定向：《里中三异传》，第 84 页。
②耿定向：《里中三异传》，第 88 页。
③黄宗羲：《明儒学案》，第 706 页。
④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16 页。
⑤黄宗羲：《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书十一，第 1—2 页。
⑥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第 316 页。
⑦耿定向：《里中三异传》，第 89 页。

仍然表现为从心所欲、离经叛道。

二、《明儒学案》对邓豁渠思想历程的介绍

传记的第二部分意在介绍其思想历程及内容:邓豁渠一开始学习良知之学,后参禅静修,吸收了诸多佛道思想,其思想上弊端也由此显露——“渠学之误,只主见性”。①

邓豁渠的学术思想在其作品《南询录》中记录详实,黄宗羲在学案传记中所录的内容应当参考自《南询录》第109条。② 通过文本对比可以发现,黄宗羲在编录过程中对邓豁渠的原文进行了较多编辑删改。

(一) 单字的删减

《南询录》原文中有多处用干支表明时间,格式分为干支、干支+年、干支+月份,《明儒学案》中干支后的“年”字均被删去,如原文“己亥年,礼师”作“己亥,礼师”,格式统一为干支。

(二) 单字的变更

1. “没有甚么,恁么便是”一句,“恁”字《明儒学案》作“甚”。

2. “延至戊午年,居澧州八载”一句,《明儒学案》“至”字作“之”,“载”字作“年”;中华书局点校版学案中“澧”字作“沣”。对比抄录贾本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处同《南询录》为“澧”字,③且《南询录》第三一条中提及丁巳年“岁尽,过澧州龙潭寺”,④也可说明戊午年前后当时的邓豁渠就在澧州一带,这里应当作“澧”字。中华书局点校版《明儒学案》中的“沣”字可能是后人抄写刊刻或印刷时造成的疏漏。

3. “终入黄安”一句,“终”字《明儒学案》作“因”。因《明儒学案》未选录前文邓豁渠遍游湖海的内容,直接承“益加疑惑”一句,故用因果连词“因”。

4. “先天天地先的”一句,《明儒学案》作“先天地生的”:

因入黄安,居楚倥茅屋,始达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穷山尽的、百尺竿头外的,所谓不属有无,不属真妄,不属生灭,不属言语,常住真心,与后天事不相联属。⑤

《南询录》对应原文如下:

迁居耿楚倥茅屋,林柏壹送供安养,两月始达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天地先的,水穷山尽的,百尺竿头外的,与王老师差一线的。⑥

“先天地生的”典出《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⑦在此处应指邓豁渠达到的境界。若参照《南询录》73条所提及的“先天者,天地之先也。天地之先,更有何物”,⑧将其理解为“先天、天地先的”,则无法与前后文“两月始达父母未生前的”“水穷山尽的,百尺竿头外的,与王老师差一线的”相联系,且此处也没有涉及先天地之先的概念。可见此处应当作“先天地生的”,“先天天地先的”一句

---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06页。

②《南询录》原文不分章节,邓红在《〈南询录〉校注记(代前言)》中提及:“为方便阅读、检索,日本九州岛大学名誉教授荒木见悟在原文每一段前添写了序号”。本文中提及的序号,均按照《〈南询录〉校注》一书采用荒木见悟的编号。

③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1983年,第6页。

④邓红:《〈南询录〉校注》,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⑤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06页。

⑥邓红:《〈南询录〉校注》,第76页。

⑦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据宋刊本影印,2008年,第12页。

⑧邓红:《〈南询录〉校注》,第59页。

可能是内阁文库本《南询录》的疏漏。

（三）句子的删改

《明儒学案》对《南询录》109 条的删改以整句删改为主，具体如下。

1. 删去“不能豁然通晓”后的“早登彼岸，由是遍游湖海，寻人印证”一句。

2. 调整“抵浙江湖州府天池山，礼月泉”为“抵天池，礼月泉”。

3. 删去“闻无师智，于裴仙问说：‘没有甚么，恁么便是’”一句中的“于裴仙”。

4. 删去“每觉无日新之益”后的“常有疑情”一句。

5. 删改黄安得道一事前后的诸多事件。《南询录》中癸亥、乙丑、丙寅等年份发生的诸起事件，《明儒学案》均未记录。且《南询录》明确记载了邓豁渠到黄安的时间为“甲子九月”，邓豁渠“两月始达”豁然通晓之境界等细节，而这些具体的时间细节并未被记录在《明儒学案》中。

6. 删去邓豁渠得道的部分思想内容。包括形容其所达境界的“与王老师差一线的，所谓无相三昧，般涅盘”，形容其丙寅以后学问的“终日在声音笑貌中，亦不自知”与“心之虚也，自不自知其虚；心之静也，自不知其静。凡情将尽，圣化将成”。

从上述整理中可以看出，诸如删去具体时间、缩略行为及心路历程等修改多是出于对邓豁渠求道经历的简化，意在精简文字，突显邓豁渠的思想脉络。虽就表达其主要思想没有太大减损，但对于梳理邓豁渠的生平、建构其交游经历无益。且对邓豁渠自述思想部分的删减，无疑会损失其原义，不利于后人完整地了解邓豁渠。

如《明儒学案》介绍邓豁渠闻无师智后始达良知之学，但又删去诸多艰苦求道的内容，只说邓豁渠“日渐幽深玄远”。在《南询录》的记载中，邓豁渠周游四方求学参禅，求道之心异常坚定，削发出家的他主动剥离了自身的社会责任，以某种意义上更为内敛自省的方式执着于探明“性命”之学。也因此邓豁渠虽自认学问“日渐幽远”、无我无道，但承认这只是“凡情将尽”，[①]表明其内心尚有一丝自知之明，而非如耿定向等儒者所认为的那般狂妄执迷。学案做出的省略处理，只呈现出一个在接近阳明学后又步入瞿昙歧途，越走越远、没有着落的邓豁渠，对部分内容尤其是邓豁渠自我评价的削减使黄宗羲建构的邓豁渠形象增添一份额外的狂妄。

而将“与王老师差一线的”一句删去，或许也是黄宗羲极力想撇清邓豁渠与阳明学的关联。邓豁渠自认为他在黄安楚倥茅屋所悟得的大道是过去未能理解的赵大洲授予他的良知之学，而黄宗羲显然不觉得二者是相同的，他批判邓豁渠的学说中“身”与“命”一分为二、相互割裂，“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内”，[②]与王阳明心即理的良知说有所区别，不承认其与“王老师”的关系。今人对于邓豁渠到底是否悟得真谛仍有争议。学者邓红认为邓豁渠最终领悟了阳明良知说，“‘性’和‘命’终于统一”；[③]而学者王杰则认为邓豁渠与阳明对良知的定义根本不同，邓豁渠的悟道也仅是“醒悟到良知之学是认天机向上之事，认神明做本来之人”；[④]学者李厚琼则通过对邓豁渠交游的论考，认为邓豁渠由于与泰州学派门人长期往来而受其影响深远，比赵大洲更贴近泰州学派的思想。[⑤] 但无论邓豁渠如何考虑，黄宗羲先入为主在学案中进行的系列改动多少会减损邓豁渠的原意，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

①邓红：《〈南询录〉校注》，第 76 页。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第 706 页。
③邓红：《试论邓豁渠的思想倾向》，第 60—65 页。
④王杰：《邓豁渠的研究——以〈南询录〉为中心》，第 27—40 页。
⑤李厚琼：《邓豁渠与赵贞吉交游论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3 期。

三、黄宗羲塑造邓豁渠的用意

邓豁渠过于旷达放纵的行为,使他在时人眼中极具争议性,李贽和耿定向就曾因邓豁渠而展开激烈争论。从《里中三异传》的文辞中可以看出耿定向对邓豁渠评价颇为严苛:“邓也,释崇而言秽,吾悯其陷而离也”“深讶其自负张皇,轻侮前训,堕罪业而不觉云云”。① 这种态度在耿定向给他人的书信中也多次流露:

邓老以残忍秽丑之行为是,诐淫邪遁之语犹录而玩之,此则窃疑兄糊涂耳。夫近士大夫好佛者,如吴旺湖、陆平泉之修洁,近佛之清净;赵大洲、陆五台之刚简,近佛之直截;罗近溪之宽和,近佛之慈悲;皆就其质之所近,入佛语而投其所好,余未尝不敬之爱之也。乃邓老之行,兄独未之闻耶?余往丑其人,不欲视其言。兹于兄录本偶一摄之,撮其大旨曰见性。其见性之要曰了情,念其本教然也。即其行考之,渠父老不养,死不奔丧,有祖丧不葬,有女逾笄不嫁,髡首而游四方,往在我里也,其子间关万里来省,而不之恤。其于情念,诚斩然绝矣。②

耿定向特地将邓豁渠与吴旺湖、罗近溪等好佛的士大夫对比,大力声讨邓豁渠对情念的弃而不顾,笔墨尖刻。李贽为此与其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他在与耿定向的争论中去信《又答耿中丞》,怒称:

阿世之语,市井之谈耳,何足复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责望亦自颇厚。渠以人之相知,贵于知心,苟四海之内有知我者,则一钟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观公,实未足为渠之知己。夫渠欲与公相从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内,哓哓焉欲以口舌辩说渠之是非,以为足以厚相知,而答责望于我者之深意,则大谬矣!③

李贽以钟子期自比,言明自己对邓豁渠的真诚认可,反对用传统的眼光将其禁锢于形骸之内,对耿定向的苛责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黄宗羲曾在《明儒学案发凡》开篇写到“从来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近有孙钟元《理学宗传》,诸儒之说颇备”,④但“主禅”的周海门在《圣学宗传》中并未收录邓豁渠,仅记载了其师赵大洲,⑤“杂收”的《理学宗传》甚至连赵大洲也没有记载,仅收录徐樾。⑥ 可见当时的儒者主流其实也并不完全将邓豁渠视为理学传人,以至于当时理学之书的代表如《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都不收录邓豁渠及其学说。黄宗羲之所以特地将不受主流“重视”的邓豁渠纳入泰州学派部分,可能有很大程度是针对李贽的言论。《明儒学案·文肃赵大洲先生贞吉》中特地讲到“先生之学,李贽谓其得之徐波石”,⑦加之邓豁渠传记中明显化用了李贽《南询录叙》一文的内容,可见黄宗羲无疑非常了解李贽对赵大洲、邓豁渠等人的评价。黄宗羲对于王阳明的维护使他不能容忍邓豁渠作为阳明后学的正统之一,但颇有影响力的李贽却对邓豁渠大加赞赏。李贽的这种态度从上文引用的《又答耿中丞》中已经初见端倪,他甚至历数心斋后人,并称“龙溪之后当何人以续龙溪先生耳。若赵老则只有邓和尚一人”,虽然李贽自己也承认“然邓终不如赵,然亦非赵之所开悟者也”,⑧但考虑到李贽在当时儒者间的地位及广泛的民间影响力,黄宗羲可能不得不特地澄清邓豁渠与阳明学的关系,将其归入“启瞿昙

---

①耿定向:《里中三异传》,第84、89页。
②耿定向:《与吴少虞》,厦门大学历史系:《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7—88页。
③李贽:《李卓吾尺牍全稿》,上海:南强书局,1935年,第26页。
④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4页。
⑤周汝登:《圣学宗传》(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万历王氏刻本影印,1997年,第19页。
⑥孙奇逢:《理学宗传》(卷二十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年,第69页。
⑦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47页。
⑧李贽:《续焚书》,第28页。

之秘”的泰州学案部分。①

黄宗羲介绍邓豁渠生平、思想,并加以精简的点评,为后人建构了一个“只主见性,不拘戒律”“纵情”的形象。通过将学案与《里中三异传》《南询录》等文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学案中的邓豁渠传记难免带有黄宗羲个人的理解。将剃度出家的邓豁渠放入泰州学派,多少也有其自身考虑。黄宗羲在这篇传记中,通过表现一个“只主见性,不拘戒律”“纵情”的邓豁渠以及对他的点评,体现了黄宗羲对于邓豁渠以及泰州学派的态度,即认为他们不是阳明的正统继承者,也因此,他们的偏误不需要阳明学人来解释、负责。

(**责任编辑**:蒋永华)

“Uninhibited” and “Insouciant”: The Image of Deng Huoqu Constructed by Huang Zongxi in his *Mingru Xue'an*

LI Yihe, ZHANG Ru'an

Abstract: By comparing *Mingru Xue'an* 明儒学案(*Intellectual Biographies of Ming Confucians*) with other biographies of Deng Huoqu like those included in *Nanxun Lu* 南询录(*The Record of a Quest in the South*) and *Lizhong Sanyi Zhuan* 里中三异传(*Biographies of Three Eccentrics in Lizhong*), we found that Huang Zongxi created a wild image of Deng Huoqu by making some modifications to the records of his deeds and thoughts. For example, he chose the documents which relates that Deng Huoqu broke up with his teacher Zhao Dazhou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thought, but ignored the view offered in *Baisuzhai Leiji* 白苏斋类集(*Classified Anthology of Baisuzhai*) which records that they broke up their relationship for personal rather than academic reasons.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words were found to have been deleted deliberately from *Nanxun Lu* by Huang Zongxi. Putting Deng Huoqu, who was not valu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into Taizhou School, Huang Zongxi built an “uninhibited” and “insouciant” image for Deng. This suggests that in Huang's eyes Deng Huoqu was not a successor of Wang Yangming, so the scholars from Yangming School did not need to account for the mistakes made by Deng Huoqu and the Taizhou School.

Key words: *Mingru Xue'an*; Huang Zongxi; Deng Huoqu

About the authors: LI Yihe is Lecturer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ZHANG Ru'an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03页。